

■时光刻度



茈碧湖

寻找“洱源”

□杨亦颀(彝族)

三百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徐霞客在眺望洱源的湖山之后写下:“《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那个时候,大理洱源还不叫“洱源”,叫浪穹。《山海经》“西山经”有载:“西五十里,曰罢父之山,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此、碧。”所以,徐霞客确信,他泛舟于此的高原湖泊就是古老的“洱源”。寻找洱源,就从一首诗开始。明末,大理浪穹人何鸣凤写《游台荡诗》,其中一句是“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大意为,在已逝者中,自己惭愧不如王紫芝;在生者中,羞愧赶不上徐霞客。徐霞客获知后,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余心愧之,亦不能忘”。何鸣凤曾任浙江盐运判官,与徐霞客的家乡江阴相隔不远,但二人始终无缘见面,他们只能在纸页间完成了一次隔空的唱答。所幸,有《徐霞客游记》让后人知道,徐霞客与何鸣凤终会于洱源城中。那天过午,在何家,两人“一见即把臂入林”,相见恨晚,对酌至天暮方歇。接连数日,何鸣凤邀徐霞客泛舟茈碧湖,同游佛光寨,当然,还去了九气台,蒸烧鸡蛋为餐。何鸣凤陪着徐霞客从洱源一路到大理府,他们在三塔寺南侧的石匠家各用一百文钱买了一小方大理石。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何鸣凤买的“有峰峦点缀之妙”,而他自己买的画面是“黑白明辨而已”。此时,分明就见到两个喜欢游山玩水、品尝美食的中年男人,大笑着向你走来。

徐霞客在浪穹县城停留了数日。这天清晨,何鸣凤在东门外备下小舟,拉着徐霞客和何家子侄泛湖向北。舟不用桨,只是用竹篙撑入水中而已,湖心处有杨柳环绕着渔户两三家。驻留许久,何鸣凤对徐霞客说:“我想在此处结楼缀亭,收揽湖山美景,想请您预先题写下楹联和匾额。”徐霞客笑着应了。悬有徐霞客题匾的楼亭很有可能并未建成,否则,又是浪穹的一大胜迹。言笑一番后,舟船又往西北去了,渐由湖面进入海子。此时,“洱源”出现了,徐霞客记下,这片水域南面是湖北面是海,形如葫芦,中间细窄处像葫芦的颈,湖大但水浅,名叫“茈碧”;海小却水深,名为“洱源”。在洱源的中央,水色澄莹,有琉璃一样的光色从水底喷涌而出,结为帷幕状的水柱,从旁远看水中景象,如千花万蕊、珍珠银树。此时,徐霞客感慨,《山海经》中的“洱源”,就是这里。随后,几人从洱源西南边登岸,往西走在田间。在护明寺用饭后,下船湖中,行二里入小港。次日,徐霞客又向东沿着湖堤走到尽头,游赏九气台。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还原数百年前洱源海子和茈碧湖的样貌。今天洱源坝北边茈碧湖的位置就是当年

的洱源海子,南部陆地是浅湖茈碧。出浪穹县城东门就是茈碧西岸,湖中有长堤,穿过一个小丘,九气台温泉就在小丘上。尽可去想象17世纪初的那个中午,湖中的温泉,四周青山环翠、荷田垂柳,徐霞客本想在温泉中洗浴,但见浴池没有房子遮盖,加之洗浴的人很杂乱,只得悻悻作罢。同行的何家公子用温泉水煮了鸡蛋作为午食,旁人又拿出食盒助酒。日暮,西风愈急,何家长子抱着琴在堤岸上迎风而行,用风声弹拨着琴弦,琴声清越,山水之音,更出脱于自然之外。

徐霞客走后近半个世纪,“南湖北海”又一次在诗文中出现了。那年,举人徐崇岳行经浪穹,游赏九气台和茈碧湖。在当时,九气台在东门之外的草湖中,也就是徐霞客笔下的“茈碧湖”。湖中十树一村,五树一坞,水面人家隐现在蒲柳之中,时常有小舟划出。在水村中,白雾从树丛中升腾而起,湖水与农家的台阶齐平,面对水乡即景,徐崇岳感叹,可洗脚于床下,可垂钓于枕上。到海口,也就是《徐霞客游记》中写的葫芦的颈部,放眼北望,澄然一碧,湖中生长着茈碧花,花如锦莲,蒂长数丈,清香沁鼻,从明末的“洱源海”到清初的“茈碧湖”,湖因花而名。可能彼时声名不播,徐崇岳甚至还感叹,人知浪穹之胜在九气台,而不知其胜尤在茈碧湖。

时移事易,湖海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没有画作和地图遗存,但还是能在文字中大致还原这片水域。清道光年间,举人李杰赋诗:“南湖绿袅丝丝柳,西岭红争树树花。隔岸人喧芳草渡,前村烟迥白鸥家。何当载酒秋澄后,茈碧香中醉晓霞。”不同于徐霞客时代“南湖北海”清晰的轮廓,后世书写茈碧湖其实是颇费功夫的,但是在李杰的《茈湖晓渡》中,寥寥数笔描摹了湖、山、城、丘的空间方位,既畅达明了又意味悠长。诗中“南湖”即徐霞客所说的“茈碧湖”、徐崇岳文中的“草湖”;而西岭对岸白烟凝冻、沙鸥翔集之地就是东门外九气台一带;最后,诗人落笔北面茈碧湖,载酒秋澄,醉卧香海。也是在清中期,邑人高上昕与好友秋夜同游茈碧湖,他们在湖口登船,到鹅墩时日已西沉。鹅墩一名,今时还在,就在今天茈碧湖南边的陆地上,有村,有湿地,但已绝不能再泛舟了。随着高上昕的游踪,到大庄和汉登,现今人烟稠密的村庄,在一百多年前是田禾青葱、绿波柳浪的所在,在水中小舟荡漾酣眠未醒的都是钓鱼归来的人。但是,从他所记的“沿湖蓼花杂以蒲丝,索缠舟楫,行颇迟滞”中,又可推断出这里行船不易,已是茈碧湖的边界。

1911年,清末进士吕咸熙写下《游宁湖赋》,曾经环

绕九气台的南湖已是“两岸十里平,茭茵铺细草”,成了生长着蒲草、芦苇和苕菜的湿地。而他所游览的宁湖,就是当年的“洱源”海子,他在文中写下“洱源所出,汇为大泽,是为宁湖,其深无底,其水耀珠”,是对《山海经》的呼应,也是对《徐霞客游记》的印证。南湖不再,宁湖尚存,曾经的“洱源”即是现在的“茈碧湖”。更有意味的是,一年后,浪穹县更名洱源县,从一海到一县,“洱源”定格成了一方水土恒久的精神徽记。

南湖在集体记忆中已经渐渐淤平,而数百年前的洱源海子、现今的茈碧湖,在半个世纪前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湖面萎缩,灵海耀珠的奇景不复存在,甚至水中已再难寻到“花开雪满湖”的茈碧花。

自古及今,洱源人善于架桥、修渠、疏浚河流,让弥苴河、凤羽河、来凤河在收放间用于灌溉防洪,千百年来,水之所到,沃野百里。接纳万物,相安同生,是洱源在漫长岁月中省识的自然法则,农耕传统延续千年,科学精神一脉相承,在这样的沃壤之上,茈碧湖不会永远蒙尘。

近年来,随着洱海源头保护的不断深入,那个“茈碧遥望水笼烟,柳色青青最可怜。争道江南好风景,夕阳荫里钓鱼船”的高原平湖正在从历史中向我们走来,而此时,在时间的映衬下,天空至蓝,每一位深耕于“生态之治”的人们每一次仰望都是一只半握的手,在天空中叩击出清越的回响。

一滴水无法用它的眼光审视山海,但它是山海面颊上细微的表情。现在,化身成一滴水,身处茈碧湖,整天天也是被包围着的水,不意间刺了个口子,水就直直从空中倾倒在空湖里,天和湖成了沙漏的两极,可以随意翻覆,只有天地间的生灵不知所措了,分不清自己是居高临下地游览还是仰望式地欣赏。水草是茈碧湖外露的凡心,有舟船惊了水鸭,双方在水中错迹而行,绕了几圈总要重逢的,轮回往复变得稀松平常。在湖边的路,两边是双脚触不到的透明虚空,阳光剩下的灰烬是橘色的,沾染得遍地都是。

天空透净,木船歇岸,前面就是梨园村。村里有人说:“我们小时候,湖里一路都是茈碧花,我们游泳就喜欢采它的花,编一顶帽子戴着……”也许,这是不需要回应的对话。而在短暂的安静之后,他在手机里翻出来一个视频说:“诺,就前个月,苕菜花黄生生地在水里面开满了,听说,茈碧花也快回来了。”

是的,在洱源,在茈碧湖,失却明珠还复得,归来依旧照寒潭。

■行与思

辽河碑林是东北最大的仿古建筑群,整个碑林红墙青瓦、雕梁画栋、绿树掩映、古朴典雅。它始建于1993年,尽管年轻,但却以写实的碑刻承载了写意的书法,虚怀着一部荡气回肠的书法艺术史。书法艺术这一“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生生地在一块块坚硬的石碑上,温柔地起笔,克制地赋形。

它寂静——辽河碑林位于辽宁盘锦双台子区,摒弃了那些知名景区游人如织的热闹,端庄地处在盘锦老城的一隅,只与灵魂契合,胸藏热爱的人们擦出火花。

它繁华——包罗万象的辽河碑林仿佛“艺术的大观园”,由古代馆、近现代馆、当代馆、二门碑廊、大门牌楼及二十组古碑刻石等展馆组成。它不羡名家权势,不弃布衣草芥,只要是书法艺术,都能在辽河碑林找到归处。

它古老——在辽河碑林可以欣赏到陶文符号、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汉隶以及历朝历代书法名家的墨迹,细细品味殷商的古朴、秦汉的大气、魏晋的风骨、隋唐的气象、宋元的雅丽、明清的英气。

它鲜活——走进辽河碑林,就是一次次在时光隧道里穿越。书法家们的笔迹,在石碑上绵延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热度,有的碑文刚劲有力,如刀削斧劈;有的柔美细腻,如细水长流。这些石碑不仅展示了书法家们的卓越才华,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

我常于清晨去辽河碑林公园跑步,清晨的露水浸润了碑林,仿佛每个字的墨迹未干。阳光透过树木洒在青砖上,连空气都有了墨香。正门牌楼上,启功先生所书的“中国辽河碑林”立于霞光中,总让我恍惚:时间,

在这里有了心跳。

桃花盛开的春天,辽河碑林显得清朗、明媚。一座山托着一片云,云开见日出,美好的时光就从这一刻开始。那一件件墨宝在灿烂干阳中可谓各领风骚、争芳斗妍。

夏天,辽河碑林被高大、蓬勃的树木裹挟着,绿意汹涌地拥着、挤着。风骨铮铮的时代气息澎湃而来,这是承接,是发扬,各有气韵和个性的书法艺术摒弃时间的虚妄,在一座大大的园林里郁郁葱葱。

秋天的辽河碑林尽显丰满的底色,承接了春天生命之初的幸运,积蓄了夏天青春勃发的力量,华贵而沉稳。天高云淡,阳光照射在古老的碑刻上,呈现出金色暖光,泛黄的秋叶为整个碑林增添了浓厚的秋意。这样的景色不仅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美丽,也使得古老的碑刻在秋日下更加生动。

冬天的碑林是什么样子的?我曾在一个航拍的短视频上,看到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雪之后,辽河碑林的全景。从镜头里逶迤而来的,是松柏、园林点缀,仿古的红墙青瓦和飞檐在大雪的映衬下,让人恍惚,今夕何夕?仿佛世

事风云变幻,而大雪是唯一不变的见证,雪地上那些从远古走到今朝的脚印,从来不曾消失。在这千里冰封的北国盘锦,我用无限的敬仰,再一次观摩和回望,冰雪覆盖的辽河碑林,唯余莽莽。

我一厢情愿地为辽河碑林的各个展馆赋予四季的意义,因为在我眼里,辽河碑林是有生命的,书法和碑刻艺术在这里彼此成全,充满活力地一路生花。我爱走进碑林,每来一次,都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年代。



辽河碑林

■民艺撷英

湘西山林间的毛古斯舞

□高 健



毛古斯



毛古斯国家级传承人彭南京、州级传承人彭英华演出照片
彭英华供图

2025年春,我前往湘西龙山县靛房镇石堤村做田野考察。在这里,有着被中国戏剧界和舞蹈界公认为“中国民族舞蹈的最远源头”的毛古斯舞。

毛古斯,土家语为“拔步卡”,意为“浑身长毛的祖公”,目前流布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的少数民族村寨,是土家族特有的原始戏剧和舞蹈形式。这枚镌刻在土家族文化基因里的艺术符号,既是一场独立成章的古老仪式展演,更是孕育土家族艺术的精神原乡。它以原始拙朴的生命律动为养分,催生出梯玛神歌的神秘吟唱、摆手舞的整齐律动与打溜子的清脆交响。这些从土家族文化母体中勃发的枝丫,共同编织出土家族文化谱系中斑斓交错的艺术长卷。

毛古斯鲜少在典籍的字缝间留下痕迹,直到清代同治年间,贡生彭勇功的《竹枝词》才为我们在诗歌间记录下它的剪影:“官厅堡上人如潮,雪花又伴歌声飘。村姑摆手口吹管,后生

食姐身捆草。”“食姐”是土家语中“狩猎”之意,而“身捆草”的后生,正是毛古斯最质朴的扮相——结草为服,村姑唇边悠扬的咚咚咚与后生起舞的原始律动交织,在风雪中演绎着先民的渔猎记忆。

毛古斯是一道未经雕琢的文化原石,呈现出渔猎、农耕文明的原始样貌,保留着戏剧艺

形成的刀耕火种、渔猎经济被毛古斯以“身体史书”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挖土”“砍火畲”“锄草”“打谷”“烧山”等程式动作来自对湘西地区生产形态的模仿,特有的自然环境发展出来的独特文化也鲜明地体现在毛古斯的表演之中。石堤村的毛古斯剧目《赶肉》中,篝火仍在复刻着初民围猎的晨昏。《赶肉》在老毛古斯混沌的

嘶吼中启幕,众毛古斯屈膝弯腰,弓背俯瞰,持粗鲁棍驱赶虫子,而后俯身拨开草丛寻找猎物痕迹。通过喊山的吼叫惊动猎物,利用木棍、石头等工具驱赶围堵,捕获的猎物要先献给梅山女神,老毛古斯领众人齐呼“哦喂”,呼唤山神后俯身三拜。钻木取火的烟气袅袅升起,整只野兽在族群中传递,当饥饿被抚慰,便迎来了野性的嬉闹。演员的表演自始至终使用土家语,话语颠三倒四、语调变腔怪调、语义含混不清。这些动作和语言未经修饰,又非随意为之,是经过代代相传、具有一定程式化的语言,除了特定的祭祀场景要求动作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之外,表演者又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每个动作都与特定的生产生活内容相对应,具有写实和象征并存的特点,观众可通过动作清楚地分辨出“赶肉”“做阳春”“抢亲”等不同场景。在这些表演中,茅草、树棍等自然物品转化为戏剧道具,劳动过程被提炼为程式化的表演动作,狩猎、耕作场景则通过演员的模仿得以呈现。这种以写实的动作和含混的对白为核心的叙事方式,反映了原始戏剧的艺术特点。

从狩猎的篝火到读书的掌灯,从刀耕火种到商贸交易,毛古斯用身体书写了土家族的历史长卷——每一个动作都是时光的年轮,每一句对白都是文明的密码,在山林间起舞,让土家先民的记忆永远鲜活如初。茹毛饮血的记忆已化作传说,刀耕火种的场景只存于仪式,但代代相传的祭祀仪式仍然流淌着文化的血脉,表演时高举的火把照亮了土家族一步一步走来的历史足迹。

毛古斯是一部薪火相传的“祖先训诫”,在

动作程式、土语对白和祭祖仪轨中,体现了土家族对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信仰的传承,饱含先民繁衍生息的智慧和哲思。斯滕伯格笔下的“隐性知识”,在此化作具象的生命哲学——当表演者们肩并肩围成猎阵,“合则力生”的古老训诫便在这场围猎中苏醒;当捕获猎物之后向梅山猎神叩首,才发现慎终追远的崇祖意识代代沿袭;分食猎物时人人均等的敬畏,恰是平等共享的伦理在火光中的映现。这些不能通过文字和语言传递的隐性知识和价值观念,保留了土家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

毛古斯国家级传承人彭南京说:“原始社会只能靠团结才能生活,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先民们的团结,拧成一股绳,这个是最核心的。对于毛古斯的传承,更多的是对于先人精神的学习和传承。”彭南京的吊脚楼中有一整面照片墙,那是他们前往北京、香港、长沙等地的演出定妆照以及与前来调查的专家学者的合影,所有定格的瞬间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们承载的是土家族文化的荣光。初春的山峦间,彭南京指导孙子学习毛古斯的身影在暮色中短了又长,一招一式地纠正动作,一字一句地传授对白,是守望也是传承,土家根魂在湘西的山林间又扎深了一寸。

这些潜藏在毛古斯表演之中的理念,无不内化在土家族的传统哲学之中,落实在土家族的生活实践之上。这些蕴藏在毛古斯艺术之中的原始观念和传统哲学都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土家族人,最终都凝练成了土家族的民族精神,在湘西的山林间赓续不断,传演不息。